

让思想拐个弯

成年

◆ 顾 土

在中心的边缘

在父亲节

◆ 南 妮

古人看重成年,男子20岁叫弱冠,女子15岁可以出嫁时则称及笄,不但有礼仪还有标志。今天的男女尽管具有法定的成年规定,但既无仪式,又无表示,是否成年,有时很难认定,大概只有填表那一刻才能判断无误。而立、不惑、知天命,这些古人的形容如今还能不能与成年人相联系,也成了显著的问题。

从前对成年的判定,更多的是从衣着和举止上。既然生理上已经成熟,人生经验多多少少也储备了一些,而且即将或已经婚配,已经或快要为人父母,穿衣就不能再像以前那样轻佻,举手投足也不应该再显得轻浮。老莱子戏彩娱亲,也只是尽孝道的时候,何况,还有许多父母未必喜欢老莱子那副模样。其实,少年老成过去比较普遍,这可能是环境

西南的琐事尘语

一到四月,菜场里就有一些新气象,最夺目的,莫过于一篮一篮垫着叶子的樱桃。嘴馋的女人都知道,赶紧买赶紧吃,只有几天时间,很快就下市了。樱桃因为量小周期短,一向是很贵的时令水果,往年要十来块钱一斤。2012年物价飞涨的一个标志就是春天的樱桃要35块钱一斤了。

樱桃,这个词的温软娇娜之意难以言传。英语里这个词有处女的意思,很贴切。那么小,那么红,那么晶莹剔透,是最美的水果。我家种有樱桃树,但都吃不着,刚刚一红就被鸟儿吃光了。被鸟儿吃掉这些酸酸甜甜的小果子丝毫都不沮丧,想象一下鸟嘴和樱桃之间那种熟悉嗦嗦的感觉吧,太般配了。世间有些东西就是绝配,比如樱桃和小鸟,胡萝卜和兔子,玉米和鸡,还有旱金莲和狗——前面几样是共识,最后这样算是独见吧。

前些天去菜市场,选了一点樱桃和另外几样菜蔬,要走的时候,一个太婆喊住我:小女儿,买点瓠儿瓜嘛。

成都这地界,对女人最讨好的叫法就是小女儿,不管是不是离“小女儿”已经相去甚远了,只要是觉得对象可能比自己年轻点,喊一声“小女儿”绝对没错。被喊的人,比如我这样的中年妇女,虽然不觉得受用,但也不觉得唐突,不像在我婆家天津,不管什么年龄一律被人喊成“大姐”那么的让人觉得发梗。

太婆喊我小女儿还是合适的。太婆指着那一堆瓠儿瓜说,买点嘛,自家才讨的。成都附近农家一般都

总是想得太多

家里的茶香炉,本来是用来烘烤茶叶闻香的。闷热的夏季,从药店里买来苍术和白芷,放在茶香炉上烘,丝丝缕缕的药香立刻弥漫开来。微苦的药香混着梔子花清甜的味道,让我想起宝玉的那段话:“药气比一切的花香、果子香都雅……这屋里我正想各色都齐了,就只少药香,如今恰好全了。”

父亲是中医,小时候跟着他进出中药店,闻惯了草药神秘的香气,看惯了一格格高上去,用毛笔写着古怪药名的药柜。多年后,在一个有许多小格抽屉的柜子前流连,直到同行的人不解地说:“有什么好看?像个中药店里的柜子”,我才醒悟过来我钟情的缘由。

家里人都喜欢中药的苦涩之香。没人是“药罐子”,但父亲总爱随手用药。每次烧红烧肉,都会用纱布包了中药的调料包放在锅中一起煮。炖鸡汤要放几片黄芪,熬牛肉汤则是加当归,常常会有党参桂圆汤

的原因,也可能是早婚早育的结果,而且,“人活七十古来稀”,人生苦短,早早成熟也是不得已的事情。

现在,除了法律的界限外,似乎已经没有人在乎成年时的那份感觉了,失去的是一种庄重的心理对待。心理无所谓,外表当然就更为恣意。老太太双手抓住树干来回晃悠,是我在街心花园常见的健身方式,可在我的儿时,这属于少儿玩耍的内容,还肯定会遭到大人的严厉喝斥。一大把年纪的人,走在路上,没模没样,骂骂咧咧不说,时而又仰天打个大喷嚏,时而又对着众人张开大口来个大哈欠,并特意拖出哈欠的那声长音,这种状态,如果放在我的外祖父眼里,恐怕应该算作缺少家教的典型行为。

不以为耻,反以为荣,不知从什么时候起,也成了许多成年人的特

樱桃和瓠儿瓜

◆ 浩 尘

把摘说成讨。我家今春还没有吃过瓠儿瓜呢,好,尝个鲜,买两个回去清炒一盘。

瓠儿瓜是成都春夏十分常见的一种家常蔬菜,好像只有成都这地界是这个叫法。它的学名是佛手瓜,又名隼人瓜、安南瓜和寿瓜,属于葫芦科。看资料说,这种瓜既可以当菜,也可以生吃,但在成都,就没听说谁把瓠儿瓜拿来生吃,都是入菜的。

我做瓠儿瓜一般都是清炒,热油里放下几颗切成丁的泡海椒,不等其煎糊,就把切成片的瓠儿瓜放进去,几铲之后放一点盐,再几铲后,起锅盛盘。这盘小菜十分爽口,色彩也漂亮,淡绿色的瓜片中点缀着几颗鲜红的泡海椒,一看就让人有胃口。

川菜中的泡海椒是个神奇的东西,成都家庭中一般都常备,选用的是成都出产的“二荆条”红辣椒,泡在泡菜坛子里随用随取。鱼香味型的菜都离不开泡海椒,我还特别喜欢清炒蔬菜时放几颗泡海椒进去,一来提味,二来添色。

把清炒瓠儿瓜放在餐桌上,旁边是一盘洗好的还特意留了几片叶子做陪衬的樱桃。两盘红配绿看着真是欢喜:一是淡绿里点缀着几颗鲜红,一是殷红中铺垫着几片油绿。想起一直不明究竟的一句成都老话,“红配绿,丑得哭。”绿在成都话里发“lu”这个音,所以这句俗谚很押韵。红配绿是多么结实多么热闹多么养人的色彩搭配啊,一看就让人生发元气,哭哪门子呢?!

药 香

◆ 戴 蓉

当茶饮。上火了喝点金银花茶,风热感冒也无需吞药片,吃几剂桑芽杭菊就好。每次打开中药包看见杭白菊,我总会拈出几朵细看。在小说里读到有人在晒菊花的季节,仓皇逃跑时带翻一箩箩杭白菊,想象着花朵漫天飞的情景,回忆之味像白菊般微苦又回甘。

小时候没有口香糖。父亲高兴的时候,会从药店带回一小包甘草让我嚼着玩。有段时间他被借调到一个聋哑学校当校医,那些聪明伶俐却不能开口讲话的孩子们,常常来医务室找父亲,指着自己的喉咙“啊啊”几声,意思是喉痛需要开点甘草吃。无论真假,父亲总会微笑着递上一包甘草让他们满足地离去。孩子们喜欢甘草的甜味,其实甘草的作用没有那么简单,它是帮助一剂药中的主药发挥药性和减轻毒性的,就像那些温柔敦厚的好人,消解了我们心里的怨毒和肿痛。

无事闻闻药香,祛邪清心。

点。公共场合,你经常可以看见已经是父母年纪的男女,坐没坐样,站没站样,吃没吃样,喝没喝样,说没说样,众目睽睽之下,毫无羞惭之感;在马路上,你还可以时常撞见父亲母亲或者爷爷奶奶拽着儿孙乱穿、猛闯、硬冲的一幕幕,尽管大人护着孩子,情景很动人,却不能以一个成年人的大脑去思考。

秋行春令,是眼下的普遍景致,装束、举止的效果好像人人都在尽量走稚嫩的路线,这不能说不好。因为不服老、永葆青春、童心常在,是夸赞;涂涂抹抹、切切割割,起码看起来还很年轻,也是国际通行,算是时代的发展。可是,成年人有成年人的规矩,为人父母有为人父母的规范,无论在哪个地方都没有改变,不然,所谓教育也就失去了表率 and 依托。成年人的言行还和未成年人一样,假如不太过分,少数人作为一景,点缀一下社会,也无伤大雅,但多数人都在这副德性,就很难堪了,毕竟这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事情。

诗歌口香糖

无 题(267)

◆ 严 力

➔ 下雨了
除了打在美妙的声音
其他的都不是声音

➔ 用文字创作了很多年
越来越发现
解决造句难度的乐趣
带动了
享受表达内心的快乐

➔ 源远流长的河道
是人类的痛苦游出来的
鱼群在接着游进网中

➔ 春天展现的蓬勃
是野蛮的
因为森林不养殖温柔

➔ 绘画界的高手
用笔为桨
悠闲地划行在
各种体积上
有些尤其专长
人身上的球体

➔ 运气有时候是这样的:
她年轻漂亮
两眼射出温柔的目光
尽管你没受伤
却殃及了好几个旁人

本埠生活录

六月,跟本城梅雨小别,晃去东北。

东北菜的好,好在杀气腾腾,一年四季,仅有的那几样食材,干的湿的,荤的素的,翻来覆去,不分你我,直心直肺胡乱炖在一处,巍峨一脸盆子,噌地端上来,真真杀气四溅。六月里,奔去哈尔滨的阿城,看金上京博物馆,我国唯一一家收藏金代文物的地方,于昏昏灯光下,一眼一眼端详当年金人的行军锅,想着拿来煮东北乱炖,当是趁手极了。东北菜的乱炖灵魂,也许就源自这种行军菜也难讲,那股子杀气,自然也跟着源远流长。

东北菜其实也满时髦的,完

都市 专栏

周刊 第 267 期

东北菜的好说歹说

◆ 石 磊

全慢煮,跟快餐势不两立,这个我喜欢的。性情古朴,味觉扎根,真真有品。饮食随波逐流,口味胡乱投降,落个三不像四不像的下场,这件事情顶让人鄙夷了。如今的世界强国,在饮食一事上,堂而皇之,殖民四海,打压甚至消灭大量原住口味,委实骇人听闻。你看你看,美式日式饮食,在世界各地攻城掠地,疯狂不在话下,想想有点步步惊心的味道。

不过东北菜的炖,亦犯了一个很糟糕的忌。天下的慢煮细炖,大多有一个心灵指标,就是炖了一夜的那锅子食物,肉酥骨烂之余,最好依然是分明的,清爽的,不露痕迹的。比如炖肥鸭子,炖成了,依然鸭形斐然,动人食指。若是炖完了,一锅子皮破肉散四肢支离,亦就十分地破相和倒胃口了。偏东北菜犯了个天下大忌。火候十足地炖完,端出来,大致是浑沌不堪的一盆子,泥泞兮兮地瘫痪在那里,十分赖皮。下筷子之前,搞不好

的不理解是对医生工作价值感的减损。但是,你既然选择了医生的职业,注定要与各种各样的人打交道,遭遇解受委屈是应该在有所准备之中的。霍思邈平静地讲述,也是在此过程中压制住本能的怒气。即使,他当胸一把被对方揪住,仍然不失职业的尊严。文明人跟野蛮人的区别就在于:文明人永远有着自己的信仰。有信仰的人少失态。

好像是那些与人打交道的工工作,更易招致意外的受伤,因为人有千种万种。情绪也有千种万种。来买东西的大学教授,今天跟太太吵了架,可能也会一反平日的修养而存心找茬。

工作价值,有时候是一个令人心痛的字眼。

多一点文化储备,可能会保护住自己的职业尊严感。

比如,营业员,懂一点心理学,会分析顾客挑剔与吵架的心理,那么,最终掌握局面的主动权还是在他那里。

“老爸,你要点一支曲子的,这才是粉丝的腔调。”

老爸点点头。节俭的他,同意花六十元点一只节目。

我不知道这一位客人的点单,能否稍稍抚平茶客的喧嚣对于演员他们的负面刺激。能量上不够。至少是一种注意力的转移。常常身处逆境的人,一定有平衡自己的法则。

人民公园一角

杨秉辉 画\文

人民公园在上海市中心,占地180亩,建于1952年。园内花木扶疏、林荫夹道,内有池塘假山点缀,外有高楼大厦相衬,景色优美,游人络绎不绝。近年公园新添一景:老爸老妈手持纸牌上书其子女年龄、学历、职业、工资,甚至身高、体重、车房状况,意在寻觅姻缘。其年长者不耐久立,乃坐公园椅上,将其资料置于地上,或将信息悬于树上,作摆地摊、贴广告之状,诚让人深感“可怜天下父母心”。